

---

November 2016

## On Literary Theory: Its Way of Unveiling, Semiotic Rectangle and 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

Jin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Jin. 2016. "On Literary Theory: Its Way of Unveiling, Semiotic Rectangle and 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6): pp.19-2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6/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文学理论的衢路、矩阵和化域

张 进

---

**摘要：**新世纪文论研究的焦点转到了理论的“背面”，从中滋生的“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似乎向理论研究和文艺学学科投去了疑团。然而，理论的“背面”与“正面”只是理论的一币两面，归根结蒂属于理论的题中之义。理论的“衢路”在于其圆观统照和反思去蔽；理论的“矩阵”展示的是理论语义的千姿百态和内在关联；理论的“化域”则是理论在域化、解域和再域化之间的辩证运动趋势。“理论之后”是向生活世界的批判性回归，是对“反/非/非反理论话语丛”的批判性包容，也是文学理论向文学自身的延伸开放。

**关键词：**理论的背面； 理论的衢路； 理论矩阵； 绝对解域； 理论之后

**作者简介：**张进，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比较诗学研究。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项目编号：15FZW027]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项目[项目编号：GWIP-YJ-2014-03]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zhangj@lzu.edu.cn

---

**Title:** On Literary Theory: Its Way of Unveiling, Semiotic Rectangle and 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

**Abstrac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literary study has started a self-reflection on the multiple facets of theory, thus giving rise to anti-theories, meta-theories and after-theories, all of which cast doubt on theoretical study and literary theory. However, all the facets of theory are the inherent dimensions of theory *per s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veiling way of theory lies in a comprehensive view and an unveiling of theory itself. The theoretical rectangle reveals the varied and interconnected connotations within theory *per se*. The 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ory offers a dialectical possibility among territorializ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The after theory is a critical return to the life-world, a critical embrace of the “others” of theory, and an opening up to literature itself.

**Keywords:** multiple facets of theory; theoretical way of unveiling; semiotic rectangle of theory; 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 after theory

**Author:** Zhang Jin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 Yunshan Scholar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Email: zhangj@lzu.edu.cn

---

自上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研究仿佛经历了一场哗变，整体地转到了理论的“背面”，与之联袂而行的是各种“反理论”“元理论”“软理论”和“后理论”话语的“喧闹”。这种局面向既成定论的解释成规投去了疑团，也似乎最终印证了长期萦绕理论领域的“无用论”断言。与所谓真正“批评的世纪”不同，21世纪俨然是一

个不需要文学理论的世纪。然而，理论正反两面之“所说”与“所做”，却处在远为复杂的问题域中。

理论有其“隅隙”和“衢路”，“照隅隙”的理论批评并非彻底摆脱了理论，而是被某种或陈旧过时、或短浅偏狭的理论学说所掌握，陷入了理论批评之“罔”（张进，“批评”56-65）。而“观隅

路”的理论批评则是对各个隅隙(包括衢路本身的阴影)的会通化解,因而也是理论批评的通途大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理论局面,或许与刘勰所面对的有几分相像。他遭遇了“各照隅隙”的理论批评之“多”,恰似当今理论中的“话语喧闹”一样。但他没有拒绝理论批评本身,而是展开了积极的批判会通;在此过程中,他从其批判对象陆机、挚虞及其著述那里所汲取的滋养,比所摒弃的内容还要多。这个复杂的扬弃过程,给今天的理论研究以深刻警示。的确,当今的理论很“多”,理论“喧哗说”即是对此现象的贬义命名,指一部文学作品通常用多种理论都能解读,但不知哪种解说是“唯一正确的”,因此,理论虽多,归根到底却是“无用的”,因为那些理论之间相互龃龉彼此冲突,最终在作品面前“同归于尽”。由此看来,“喧哗说”不过是“无用论”的变体。这大约是人们试图直截了当地“用”理论时产生的错觉,绝非批判性地“做”理论时的清醒认识。只有在“零和游戏”的加法原则下,“多”才意味着“糟”(哈特利 4-7)。而在我们所处的“丰裕文化”时代,情况并非如此。“批评的世纪”从多种多样的维度、视角和层面开掘了文学的属性特征,其中一些难免“各照隅隙”,但它们既不能被拒于理论“场外”,也不可以一个“糟”字了得,更不能以“无用”或“喧哗”轻易打发。因为,它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今天理论言说的语境场合。如果说 20 世纪是“正说”理论的学说“多”得让理论无用论者无所适从,那么,21 世纪则是“反说”理论的学说“多”得让他们欢呼雀跃。他们似乎从“反理论”和“后理论”中,清晰地捕捉到了理论的“死讯”。其实,宣告理论死亡并不意味着理论事实上死亡,特定理论的“终结”也并不就是理论本身的终结。

理论是“多面兽”,其多个面相之间构成一种“语义矩阵”。在此意义上,理论“形式地”涵摄了“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而理论的复义含蕴即在这些义项所构成的矩阵中穿梭振摆。因此,“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只是理论的变体,其间的振摆,是理论在应对现实问题时所作出的转换和调整。这不是理论的死亡,也不是理论无用论的证明,而毋宁是理论在“域化”“解域”和“化域”之间的辩证运动。

## 一、文学理论的“隅隙”与“衢路”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治学“三境”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 6)。这里有提出问题时的孤独与寻索,有分析问题时的坚韧与执着,也有解决问题后的轻松与喜悦。“三境说”以问题的暂时解决为学问历程的终点,但似乎缺失了问题解决之后研究者所必然面对的自我质疑、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缺少了对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的审度和反省,也缺少了对研究本身的前提、条件、基础和假设的质询和究诘。所有这一切,恰恰是理论批评不可或缺的自反性和自我去蔽的品质。它或可成为王国维“三境”之外的“第四境”,而它的缺失,是导致特定研究结论被大写化、普遍化、非历史化和本质主义化的主要诱因。

就文论研究来说,个体研究者的心路历程、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建立的关系以及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大都呈现出某些阶段性特征。加拿大文学理论家邦尼卡斯尔发现:“一个个体或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经历四个阶段,参与情感和整体构建方式的不同造成每个阶段差异的思想。简言之,这些可以被称为情人、分析家、领导者和解构者等阶段”(10)。按其理解,四个阶段在整体建构方式上大致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108)。他认为,在第一阶段,文论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恋爱对象,以对待情人的态度看待研究对象,通过隐喻思维给对象命名,并热衷于学习对象的名称;在第二阶段,研究者试图理解对象,以分析家的态度看待对象,通过转喻思维将对象与相邻事物相联系以考察对象的来龙去脉;在第三阶段,研究者将对象各方面特征综合起来,加以完整化和理想化,以领导者即综观全局者的态度看待对象,提喻式地将对象的各部分构设为一个整体;在第四阶段,研究者面对自己建构的整体,或觉得自由,或感到幻灭,不管哪一种,他都主要以解构家的态度来对待对象,讽喻式地揭示出已然建立的整体是言意相背的材料积集,其中充满裂隙、断层和缺省,进而洞穿整体的“不完整性”。

不消说,在四阶段历程中,第四阶段殊难做到,却至为重要。这是研究者将孜孜矻矻建构起来的理论积木拆解推倒,通过使整体坍塌解体和使理性秩序陷入荒诞之境的方式展示其独特的真知灼见(卡勒 13)。因此,“三境说”所缺失的“第四阶段”,在任何一种“成熟的”学术研究中恰恰是不可或缺的。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完全成熟的民族志研究,需要一种对于自身的书写、对于语言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反身性意识,也需要一种对于再现模式的原则性探讨”(格雷 213)。不过,从学术研究领域的常态分布看,四个阶段和相应的四种思维方式都不可缺少,前三阶段恰恰是第四阶段的基础。在常规状态下,特定个体总是主要以某一阶段的特定思维方式展开研究,诸多个体共同将相关问题的诸多层面环节彰显出来,理论领域也因之而千姿百态,学术研究的传统也缘之而得以赅续。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第四阶段的反思批判和自我去蔽,应该可以渗透到其他各个阶段的研究中,从而使研究者在对待其对象时,能有一个反省质疑的向度,在研究问题和运用理论时能保持一段反思批判的间距。从这个意义上说,邦尼卡斯尔对四个“阶段”的截然划分就显得生硬。本文特别指出第四阶段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也因应着当代理论批评更加重视质疑、反思和批判的品格。

因此,在“做”理论时,研究者既要反思自己所用理论的局限性,也要认识到人们对待理论的立场态度可能具备的多样化阶段特征,意识到各阶段的态度立场本身的局限性,进而探求能够包容这些局限性的可能途径,以免将自己偏爱的理论、方法和立场绝对化和普遍化。换言之,理论要对“隅隙”以及“衢路”的阴影同时“去蔽”,进而达到“独照”与“圆照”的相辅相成和互补互证。

“隅隙”和“衢路”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使用的理论批评术语。刘勰认为,曹丕、曹植、陆机、挚虞等“近代”批评家及其著述“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726)。缘此而造成的后果,或“密而不周”,或“辩而无当”,或“华而疏略”,或“巧而碎乱”,或“精而少功”,或“浅而寡要”;而其他影响更小的批评家及其著述则更是“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726)。它们都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一隅

之见(714)。刘勰真正追求的是“观衢路”式的理论批评,这是在“后设”层面对各个隅隙的会通化解,是理论始终秉持的“圆照”视野和反省精神,是对象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同时并举,是对全方位、整全性视野的不懈追求。“衢路”正是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诚如德里达所言:“如同有了新的视觉装置的辅助,人们最终可以看见视线,不仅看见自然风景、城市、桥梁和深渊,而且可以看见看本身”(Derrida 19)。“看”一般指看对象,却看不见“看”本身,而理论之“看”却必须做到兼而有之。“理论”(theory)一词,在希腊语词根上就具有“看”的意思。研究者指出,在词源学上,theory与theatre具有同一词根thea,即“看”的意思,在希腊语中,theoria是一种“视线或景象”,这种字面义被隐喻式地用来指沉思或推测(Bennett 347)。因此,所谓“新的视觉装置”,其实已然是theory的题中之义,其重心所在正是那种试图看见视线本身的“反思性”,也是理论对其“正面”和“背面”加以圆观统照的枢纽所在。“观衢路”之难,即在于思想在思想对象之时,还需要反思性地思想思想本身。

## 二、文学理论的“他者”与“矩阵”

“理论”当然是一个与“实践”相对的术语,在此意义上,“实践”即是“理论”的“他者”(other)。因此,人们总是在“理论/实践”的二项对立中讨论理论问题。然而,从特定视角看,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04)。实践中的理论的“他者”即是理论自身在“在场/不在场”意义上与其他理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当人们使用“理论”这一术语时,也同时还在“或隐或显地与其他概念范畴相对比”(Storey 19),如“反理论”(anti-theory, against theory)、“元理论”(metatheory)、“软理论”(soft theory)、“后理论”(post-theory, after theory)、“亚理论”(subtheory, paratheory)、“复数小写理论”(theories)、“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理论化”(theoricizing)等等。这种现象,是理论“他化”而派生出来的理论/“非”理论的诸重要形式;如何处理理论与“非”(在场)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反思的重要课题。

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迅

速裂变与深层“他化”(栾栋 190)现象,以“理论”本身为词根派生出诸多新的理论话语。这些话语形成了一系列聚拢与分蘖并进的“理论话语丛”。它们都从特定维度对“理论”的合法性和存在依据提出了反思批判,在客观上与“理论”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代理论的“问题域”和“他者参照”,呼唤理论研究对其作出辨析甄别和会通阐释。依据“在场/非在场”的逻辑,“理论”作为话语的每一次出场,都与非在场的“理论他者”形成了“构成性”关联(格里芬 21-22),而后者又深刻地参与到“理论”的具体内涵的确立过程之中。因此,揭示“理论”在与何种“理论他者”相互参照的框架中言说,就成为准确把握理论的意义内涵的重要环节。形形色色的“理论他者”,都是围绕理论“他化”而产生的现象,因而是“圆照”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必须纳入视野的内容。理论的“他化”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理论与这些他化形式之间或“反义”、或“矛盾”、或“蕴含”,共同构成了格雷马斯学派所说的“矩阵”关联系统(Landowski 84)。

理论“他化”的第一种形式即“理论反理论”,缘之形成“反理论/反对理论/反抗理论”(anti-theory/against theory/counter-theory)话语丛,它与理论构成“反义关系”;第二种形式即“理论非反理论”,缘之形成“元理论/亚理论/理论化”(metatheory/subtheory/theorizing)话语丛,它与理论构成“蕴含”关系;第三种形式即“理论非理论”,缘之形成“后理论/理论之后/软理论”(post-theory/after theory/soft theory)话语丛,与理论之间构成“矛盾”关系。这三种话语丛与理论之间形成一种“四方游戏”,“其中的每一方都映照其他三方”(Harman 131)。而当人们提起“理论”之时,总是潜在地与“反理论”“非反理论”或“非理论”相对照而确定其意义。

理论的四个维度构成了理论语义的“符号矩阵”(格雷马斯 141)。按照格雷马斯的观点,析取分为两类:反义析取和矛盾析取。“如果说演绎推理最终会与归纳描写汇合,那是因为意义的基本结构已经从整体上把各个语义域组织成系统。因此,由这一基本结构所定义的每一项内容便通过语义轴暗含了其他各项,而其他各项则在这个结构体的下一层组建起一个具有同构性质的结构体。”“以上四项的任意一项,我们都可以通过取其反义和取其矛盾项而获得其他三项。它们

的定义是纯形式的,先于意义的,即尚未承载任何实际的内容。”反义关系和矛盾关系“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关联体,相关联的两项互为前提”(格雷马斯 143)。反义性(Contrarity)、矛盾性(Contradiction)和蕴涵性(Complementarity)的各个维度所构成的符号矩阵,具有普遍性,几乎可以穷尽无论是单个的还是集体的符号的基本维度,也是分析语义世界的出发点(Ryan 229)。从这个意义上看,“理论”这一术语包含着复杂的语义关联域,它“形式地”关联着“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而在实践层面上,“理论”的意义正是这些语义项之间“振摆”的结果(Hitchcock 1)。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论”这一术语具有“多价性”,因而是“家族相似的”,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韦尔施 103-38)。正因为如此,理论研究就要将理论及其“他化”所形成的意涵加以“交汇—关联”式的整合阐释,而不是通过“区分—划界”而将其隔离开来(张法 6-12)。

“理论”与“反理论话语丛”之间形成“反义关系”,其间相互对立、对抗或否定。“反理论/反对理论/反抗理论”大多反对“理论”的观念、方法和假设,但又不得不采取“理论”的方式,因而成为“理论”颠倒的影像,是理论的“负模仿”。在这派理论中,有的偏于学理层面,质疑特定理论的假设、前提和观念方法;有的则包含更强的意识形态内涵,强调的是对理论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反抗”和“抵制”。然而,“反理论”通常又不得不悖论式地以理论的形态存在并发生影响,实际上是理论的特殊形态,只是以反对和抵抗理论的方式反对特定的理论。

“理论”与“元理论话语丛”之间构成“蕴含关系”,后者尽管形态多样,但都肯定理论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性,并为“理论”的自我反思进行合法性辩护。其中,“元理论”最具内省气质,它强调理论要对自身的前提假设、存在依据和运作方式进行反思批判,其实是希冀拥有更具整全性的理论视野,以免理论在研究其对象之时忘记了对自身的反省批判,但元理论并不必然反对理论研究其“对象”;“亚理论”则强调,在低于普遍性和概括化理论的层面尚存在一系列对理论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而获得的“亚”形态的理论,它们共同支撑着理论的大厦(康序 165);“理论化”则强调,任何研究都必然涉及对研究对象的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和概括化,因而,纵使人们反对理论,但

“理论化”却不可避免。这一簇理论话语,其根本旨趣不是要否定理论,而是旨在通过各种努力“强化”理论的自我意识和反省意识。

“理论”与“后理论话语丛”之间形成“矛盾关系”,后者尽管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其间并非“反义关系”,亦非“蕴含关系”,而是一种“非”的关联,即“理论非理论”。因此,“后理论”与理论之间存在反讽式、悖论式(paradoxical)关联:它既抵制理论教条,也与理论教条联袂“平行”;既否认理论万能,又肯定理论的存在价值;既是理论的解构,也是理论的拓展;既是“终结”理论,也是“追求”理论。这种关系将理论的全部不在场方面兼容包孕起来,彰显理论在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种关联中不断融会并生发理论自身变异创新的契机和胚芽,同时也质疑和反思特定理论的局限性及其自封僵化。与此同时,“后理论”与“反理论”构成“蕴含关系”,后者的洞见,通常会融会在“后理论”之中。在后理论(after theory)中,“after”一词具有丰富复杂的含义,它一方面有“终结”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追随”“追求”之义。因此“后理论”是终结理论与追随理论的合体,也是当前理论存在的基本形态。

综上所述,“大写理论”(Theory)是理论自身的强势“秀出”,而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作为其“他化”形态则是“秀出”本身的“阴影”,是“理论”所遮蔽着的自身的“背面”,是理论的“不在场”形式,与“理论”之间形成了繁复的构成性关系,是理论本身的一币两面,也是理论话语的他者参照;是对理论话语多维度、多侧面和多阶段属性的生发引申,也是对理论“盲区”的集中彰显,因而最终是理论创化更新的语境场合。理论、反理论、元理论和后理论等话语丛,共同开拓出“理论”的全部维度、广度和深度,是理论“圆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理论场域,各种“反理论”“元理论”“软理论”“非理论”“后理论”此起彼伏,从理论“圆照”的意义上看,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死亡”,而毋宁是理论自身开拓出了多维多样的生长空间。

### 三、文学理论的“域化”与“化域”

“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化域”(absolute deterritorialisation)是德勒兹和瓜塔

利用来说明一切存在物的生存和演化过程的特定概念,在其学说中具有存在论意义。在他们看来,一切存在物都有某种内在力量即“欲望生产”(desiring production),这种欲望生产能够产生并扩展连接(connection),借此而形成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总体就是域化(Deleuze 242)。正是这种连接力量使任何形式的生命获得其存在形式(域化),同样,也是这种连接使它失去了其存在的形式(解域)。域化和解域的力量内在于任何一种存在形式之中,恰如基因可以连接起来而形成一个物种(域化),但同样的连接也可能导致基因突变(解域),人类也可以找到基因突变的原因并通过基因技术来阻止这种突变,或者利用这种基因突变来使之产生人类所期待的新的种(再域化)(Colebrook xxiii)。解域作为辖域的革新性矢量存在于辖域之内,它与变化可能性结合在一起,内在于特定辖域(Parr 69)。“绝对解域”(absolute deterritorialisation)则指“从所有的连接和组织中解放出来,这个进程与其说可以获致,毋宁说仅能意会或想象,因为任何对生命的感知,都已经是一种排序和域化;我们可以将之设想为最大程度的可能性”(Colebrook xxiii)。《德勒兹词典》的编纂者认为:“从质上说,有两种不同的解域运动:绝对的和相对的。哲学是绝对解域的例子,资本是相对解域的例子。绝对解域是一种运动方式,其本身无关乎解域运动的快与慢;这种运动是内在的、差异化的,而且在本体论上先于相对解域运动[……]简言之,绝对解域是虚拟的,穿行于真实的相对解域运动中”(Parr 69-70)。综合来看,“绝对解域”是一种虚拟意义上的最大可能性。本文译之为“化域”,强调其在观念上从所有已然存在的“辖域”解放出来的趋势和可能。

德勒兹和瓜塔利的这组概念对于理解和解释文学“理论”的运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20世纪上半叶,有关文学的理论学说通过将理论与文学作品“连接”而得以“域化”,使“文学理论”成为独立学科,而这门学科又与人性和价值的普遍性、审美和艺术的超然价值以及文学理论批评者客观公正的探究“连接”在一起。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成为文学理论“域化”的典范形态。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针对“文学理论”的“解域”运动聚合为一种风潮,应运而生的“大理论”(Theory)对“文学理论”发动了全面的“解域”运动,它以“文本”代替“作品”并强调

了前者的开放性和生产性,将人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艺术和审美的超然价值以及理论批评的客观立场,一概视为社会语境、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立场的“建构”(周宪 85),从而实现了对“文学理论”的解域。在此过程中,“大理论”通过将自身与一切文本及其开放性、社会建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连接”而使自身“再域化”为“TOE”(Theory of Everything)(Zizek 14),即“理论巨无霸”。这一过程也使“文学性”(Literariness)从“文学作品”的狭小圈子“脱域”而出,漫延到所有的非文学文本领域,从而使一切文本都带上了所谓“文学性”。然而,“大理论”几乎摆脱了“文学”对象,甚至成为摆脱所有学科束缚的一个特殊的“理论的帝国”(王晓群 39)。它不乏“洞见”,但由于“解域”过程所必然包含的“再域化”,其固化、僵化和普遍化的倾向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大理论”在解释文学问题时的失效和失信。尽管“文本”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但它终究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间存在隔膜;尽管“大理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充满洞见,但当它凝固僵化为某种教条的时候,它就走到了解体的边缘。进入90年代以来,针对“大理论”的再次“解域”运动又聚合为“后理论”的潮流,“理论之后”的呼声逐渐将“化域”运动凸显出来。在此过程中,文本主义的概念以及一切皆由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立场“建构”的设定,都受到质疑和批判。尽管说“后理论”目前还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虚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实,但它已经开始了对于“绝对解域”状态的想象性擘画,以前被“文学理论”构想为“作品”和被“大理论”构想为“文本”的东西,在“后理论”那里则被构想为“事件”(event)。“事件”将“文本主义”的“文本”加以解域,使之与“历史”相互联通,使“文本事件”自身成为历史本身的实质性成分。这样,“理论之后”就通过将理论与事件相“连接”,而将“域化”的“文学理论”和“解域”(或“再域化”)的“大理论”放置到“化域”运动的最大可能性之中了。

“文学理论”“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范式转换,显示出域化、解域与化域之间复杂的“三元辩证法”。“后理论”不是理论的取消,在“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存在依然是一个不争的学术事实,它仍然是各个学科不可或缺的学理框架和评价基础。“后理论”并非与“大理论”两极对立,而毋宁是内在于“大理论”的一种“绝对解域”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多重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论”已然成为一个笼统的概念,需要加以辨析甄别。从世界范围看,1916年至1966年的大约50年间有关文学的理论,可称为“文学理论”;1966年至世纪末有关文学的理论可称为“大理论”(Theory),或者“理论巨无霸”(TOE)。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1917年,这一年俄苏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艺术作为技巧》一文,强调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旨在否定文学研究与历史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哲学的研究之间的关联性(Eggleton xiii)。其要旨在英美新批评派韦勒克、沃伦编写的《文学理论》中以“内部研究”之名确立下来,其后便主导了英语世界的文学理论讲坛,直至6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淡出。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此时,“法国理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风潮开始流行,后现代范式涌现出来,“大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文学理论”与“大理论”之间存在着范式论上的差别,其间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过渡”,而是理论的“范式转换”。莱恩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百科全书》(三卷本),即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将20世纪的文学文化理论从时间上划分为两段。他在全书“导言”中指出,“我们选择1966—1967年为界来结构第一、二卷(尽管历史时间跨度上一长一短),是因为在这个年份新型思想密集涌现,它们蔑视旧思想,生产新观念。”此时,结构主义盛极而衰,后结构主义崭露头角,女性主义、伦理研究、全球化或后殖民研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纷纷涌现,它们摆脱了先前流行的新批评作品中心论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疆域(Ryan xiv)。在莱恩那里,这个时间节点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得到呈现和确认,而其特殊的编排形式也暗示,“文化理论”一定程度上带有对1966年前后两段文学文化理论的辖域进行“化域”的属性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的理论研究,其利钝得失并非“正确”或“错误”的极端判断可以概括的,也不完全是“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问题。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理论将自身“连接”于什么问题;“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术语,若用来指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作品的内与外,其

含义尚可解会;若用诸文学理论自身,就不知所云了。因为,作为内部研究典范的“文学理论”,其研究重心之所在,恰恰不是“文学理论”的“内部”,它并非一种对文学理论自身具有明确反思意识的理论学说;而作为外部研究之典型的“大理论”,则除了强化对文学作品的“外部”展开研究之外,还特别强调对“理论”自身的“内部”进行反思批判。更何况,“内”“外”之分,只是理论对其研究对象的某种设定而已。

从“域化”“解域”与“化域”的辩证运动看,“文学理论”范式是理论将自身与文学作品、形式技巧和文学语言相“连接”的域化过程的产物,最终确立了韦勒克式的“文学理论”;“大理论”则是理论将自身与文学作品语言形式边界之外的诸多要素相“连接”的“解域”过程的结果,它将范围广大的“非”文学领域包举在内,最终确立了“法国理论”为代表的“大理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大理论”似乎“根本就不是关于文学的”(Selden 267)。当今汉语语境中的“理论”“元理论”“反理论”和“后理论”,从其话语谱系看,大多是以“大理论”为反思对象而衍生出的学术话语。但由于汉语并无大小写区别,致使人们通常不加区别地使用“理论”这一术语。事实上,汉语语境中的理论包涵了“文学理论”和“大理论”:前者尊崇文学经典,认定文学、艺术和文本形式的整一性,后者则强调内在矛盾、边缘性和不确定性;前者认定客观事实,而后者则认为事实不过是叙事建构;前者强调阅读主体的规范统一性,而后者则质疑这种统一性;前者是伴随着现代性展开过程的文化“分化”运动而形成的有关文学的理论范式,后者则是伴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去分化”运动而形成的超脱文学疆界的综合性理论范式;前者是文学理论的“域化”,它为文学理论“封疆建域”,立足语言、排斥异质、压抑他者、消弭矛盾、专注作品、维护中心、封闭阅读、客观批评,向心式地通过文学正典的阐发来确立文学理论的独立性、纯洁性和完整性,后者则是文学理论的“解域”,它为文学理论“解疆去域”,立足话语、尊重差异、包容他者、关注裂隙、延展文本、开拓边缘、症状阅读。“后理论”的出现,意味着内在于“大理论”的“再域化”过程之中的“化域”运动浮出历史地表,并聚合为一种自由“连接”而又不固着于特定“连接”的根本趋势。

综合来看,“后理论”是“理论”的“他者的批

判性回归”(Callus 8)。“理论”的“他者”包含广阔的内容,至少三个方面:一、在理论与实践的在场/不在场的一般性关联语境中,“理论的他者”即是“实践”,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不被“理论”所重视的日常生活世界。二、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在场/不在场共时性关联语境中,“理论的他者”即指那些与理论构成反义关系、矛盾关系和蕴含关系的所有“非”理论,即“反理论话语丛”“非反理论话语丛”和“非理论话语丛”等全部理论维度的和合共生。三、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在场/不在场的历时性关联语境中,“理论的他者”即是“文学理论”和“大理论”的会通融合,也是情人式、分析家式、领导者式和解构家式的理论话语的和合共生。因此,“理论之后”是对生活世界的批判性包容,是对“反/非/非反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涵摄,是理论向文学自身的延伸开放(张进,《文学理论通论》64-65)。“理论之后”对于“理论他者”的这种开放包容姿态,也是理论“绝对解域”的必然趋势,是理论在“化域”进程中对于其“衢路”的重新擘画。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 Bennett, Tony, Lawrence Grossberg, and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 史笛文·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文学理论概论》,王晓群、王晓莉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 Bonycastle, Stephen. *In Search of Authorit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Trans. Wang Xiaoqun and Wang Xiaoli.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Callus, Ivan, and Stefan Herbrechter, eds. *Post-Theory, Culture, Criticism*. Amsterdam: Rodopi, 2004.
-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Trans. Lu Y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 Colebrook, Claire. *Understanding Deleuz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2.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New York: Continuum, 1984.
- Derrida, Jacques.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he University

- in the Eyes of Its Pupils.” *Diacritics* 13.3 (1983): 3 – 20.
-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许梦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 [ Gray, Ann. *Research Practice for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s*. Trans. Xu Mengyu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A. J. 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 [ Gremais, A. J. *Du sens: Essais Sémiotiques, Vol. I*. Trans. Wu Hongmiao and Feng Xueju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 大卫·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 [ Griffin, David, ed.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Trans. Wang Chengbi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8. ]
- Harman, Graham. *Heidegger Explained: From Phenomenon to Thing*. Chicago: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
- [ Hartley, John. *A Brief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Trans. Ji Guanmao. Beijing: Jincheng Press, 2008. ]
- Hitchcock, Peter. *Oscillate Wildly: Space, Body, and Spirit of Millennial Materi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 康序:“说说文学亚理论”,《文学评论》3(1987): 165 – 66。
- [ Kang, Xu. “On Sub-Theory of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3 (1987): 165 – 66. ]
- Landowski, Eric. “The Greimassian Semiotic Circle.” *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ties*. Eds. Marina Grishakava and Silvi Salup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84 – 98.
- 刘勰:《文心雕龙注》(下),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 [ Liu, Xie. *Wen-hsin Tiao-Lung*. Vol. 2. Annotated.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
- 栾栋:“文学他化说”,《文学评论》4(2009): 190 – 97。
- [ Luan, Dong. “On the Otheriza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4 (2009): 190 – 97.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 Parr, Adrian.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yan, Michael,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 Selden, Rama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 Storey, Joh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Harlow: Pearson Longman Ltd., 2001.
-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 [ Wang, Guowei. *Remarks on Lyrics in the Human World*.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00. ]
- 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 Wang, Xiaoqun, ed. *Empire of the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 [ Welsch, Wolfgang. *Undoing Aesthetics*. Trans. Lu Yang and Zhang Yanb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 张法:“新世纪西方美学新潮对西方美学冲击和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文艺争鸣》3(2013): 6 – 12。
- [ Zhang, Fa. “Impact of 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New Century on Western Aesthetics and Chinese Aesthetics.”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3 (2013): 6 – 12. ]
- 张进:“‘批评工程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当代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2005): 56 – 65。
- [ Zhang, Jin. “On the Critical Project: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New Historic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 (2005): 56 – 65. ]
- :《文学理论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 ---. *A General Survey of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 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5(2008): 82 – 87。
- [ Zhou, Xian. “Literary Theory, Theory and Post-Theory.” *Literary Review* 5 (2008): 82 – 87. ]
- Žižek, Slavoj. *The Fright of Real Tears: Krzysztof Kieslowski between Theory and Post-Theo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1.

(责任编辑:王峰)